

緯史卷八十九

春秋第五十九

吳入郢

左傳

昭公十三年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

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七年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

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
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
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
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

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國南

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

穀梁傳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

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邾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

先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邾陽封人之女奔之生

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

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

人嬴氏至自秦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

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

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

說苑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

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口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

爲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二十

年費無極

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

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人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史記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旣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

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尙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尙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生後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尙曰我知往終不能

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尙旣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尙至楚楚并殺奢與尙也伍胥旣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旣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

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吳越春秋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

澗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
下爲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
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
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
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
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
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
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
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畱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
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
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

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漂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宮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越絕書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
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
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爲人也
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爲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
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
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
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
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
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爲
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
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冑鼓弓出見使者謝

曰介冑之士固不拜矣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爲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卽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卽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爲不出船到卽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爲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爲子胥卽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

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
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
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
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卽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
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
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卽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
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
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
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
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
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

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

呂氏春秋五員亡荆

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問其各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越絕書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說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是
之謂也

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
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
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
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
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爲用遭公子光之有
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旣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
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
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
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

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卽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欲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